



# 端午节的露珠

○曲令敏

端午节的文化含量实在是太高了,从祖先对自然气象的崇拜,到《易经·乾卦》第五爻的爻辞“飞龙在天”。从早前扒龙舟、吃粽子的礼俗,到屈原五月初五日投江忌日的祭奠,有对圣贤的哲学思考,更多的是民间风俗的约定俗成,最终沉淀在古老又年轻的中华文化中,成为集体人格里不可或缺的一环……

这些简述,看似清浅,却深不可测。今年的端午节就要到了,活泛在我心头的凡人细节忽然鲜活起来。

早年,南阳曾有过给小娃娃洗露水洗澡的风俗。谁家孩子积食消化不良,大人就会趁太阳没出来的时候,找片草深露露的地场,将孩子放草窝里,一个人抓着两只小脚丫儿后追着拉,口中念念有词:“拉,拉,拉食气,拉掉没有?”后边跟着的人应答:“拉掉了!”如此一问一答,反复好几圈儿,直到那孩子浑身上下湿淋淋,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。

洗露水洗澡原本不必在端午,只是我记忆里洗的那场酣畅淋漓的露水洗,确实是在五月初五。当时,我还是个穿肚兜的小人仔,大清早,爹把我从梦里叫醒,抱起来就走,我挣扎着想哭,娘掰我的腿,说:“别哭别哭,咱去洗个露水洗,回来让你吃鸡蛋……”

在又厚实又光滑的葛草上被父亲拉来拉去,不大会儿身上就沾满了草叶子。刚开始我还不住声地哭,刺痒起来就开始大哭。妈妈说:“好了好了,有个意思就中了,你没看娃子身上都湿透了……”

那个端午节,我到底吃鸡蛋没有,不记得了。长大之后,一直到老,我都喜欢草,和草们开的各种能看人会说话的花儿。特别是暮

春初夏顶着一层白茫茫露水的草,我喜欢在上面蹒跚出一道道深绿的脚印子,喜欢用手扫落草尖上一大颗一大颗的露珠,等它们落满我的手心儿,掏起来洗脸……最让人意想不到的,是年过花甲,还有人在我种下的文字里认出它们——那些露珠子。以至于那个端午节的露水澡作为私人宝藏,让我与天下草木呼吸相通,清蒙蒙的绿意总在我心里。

虽然洗露水洗澡这个风俗与端午节联系不是那么密切,不见太阳去露天水里洗脸洗澡,却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。传说中,月亮奶奶一年四季都在月宫里捣药,天晴的时候还能看见她一动一动的踪影。那么费心费力地捣一年,只是为了在端午节头天夜里遍撒人间。所以,端午节大清早,只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,不用河水、湖水、塘水、井水洗手、洗脸、洗身体,都很有益处。

端午节没见过阳光的水还可以和面做酵子,不只是井水、河水,头天晚上舀一碗水放在院子里让月亮晒晒,第二天用它和面就成。用这样的酵子发面蒸馍,又虚又甜。

端午节大都是拾麦的好日子。被晒焦的麦穗儿经露水一打,沉甸甸地上手。鸡叫的时候天还黑着,被大人叫起来,迷迷糊糊就下地了。小孩子眼色好,天不亮也能看见躺在地垄里,或是棚在麦茬根儿上的麦穗子。如果遇上没人拾过的地块,太阳树梢高,就能拾个腰粗一大捆。扛着回家,油馍、糯米红枣粽子,还有艾叶煮的蒜和鸡蛋,都已放在桌子上了。

我的端午节,大多时候是要去干娘家走亲戚的。我提着一篮自家炸的细油条,一个

人走在田间的抄近路上,心念的,是干娘用花丝线给我缠的香囊。我亲娘是个大忙人,三块花布一缝,装上艾叶拿五色线一搐,就是一个鸡心香布袋,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跟别人比。只要走趟干娘家,菱形的香囊还有带穗儿的料布袋香囊就不止两三个了。当然,走亲戚最让人欢喜的是在路上卖野眼,啥活儿也不干,啥心也不操,一眼就望到了地平线。

土地也真有意思,麦割了,秋庄稼还没长起来,它就着急长草了。没有麦罩住,那些草一棵棵长得又嫩又肥。

和端午节相关的草有两种,一种是艾,能插门窗,能熏蚊子,捶成艾绒装枕头,还有各种艾灸,这些天下人都知道。还有一种是猫眼睛,那时候不知道它学名叫泽漆,叫它泽漆有什么好?还不如叫猫眼睛。猫眼睛的花和叶都是绿色的,长在一起不是猫眼睛是什么。读了书才知道,猫眼睛有清热、祛痰、利尿消肿的作用,是一味中药。可小时候被大人警告过多次,“猫眼睛,抹抹眼,明早使个大黑碗”。那是因为眼皮儿上沾了它的津液,就会肿得合缝,跟扣半个鸡蛋壳一样,当然看不见饭碗了。

被当成毒草的猫眼睛,端午节是可以薅的,薅回来晒干,熬水喝治嗓子发炎有奇效。能把它薅来当药的日子还有,那就是三伏天,猫眼睛老了,被毒太阳晒干了,它就没有毒性了……

城市里没有四季,与节气相关的往事越去越远了,可我忘不了那曾经端坐在旷野上的端午节,每一想起,白茫茫的露水就打在了心尖上。



○严寄音

端阳佳日近,竟向拟新章。温故滋兰浴,思君吟泽伤。祭怀舟竞渡,歌咏曲飞飏。节俗过江汉,芳魂任徜徉。

## 当端午遇到屈原

○姜承青

大约在20岁之前吧,我一直坚定不移地认为,端午节由纪念屈原而来;划龙舟是因为要驱赶鱼鳖虾蟹,不让它们吃投江的屈子;吃粽子也是源于怕鱼鳖虾蟹们吃屈子,不得不往江中投粽喂食之。

后来发现,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据专家考证,端午节源自天象崇拜,由上古时代的祭龙活动演变而来。闻一多先生的《端午考》认为,端午节最早起源于战国之前的吴越民族——早在屈原投江千余年前,吴越一些水乡就有划龙舟活动了。而粽子,更是春秋之前便已出现。

从文献记载看,最早将端午与屈原联系起来的,是南北朝时期南梁的文学家、史学家吴均,他的神话志怪小说《续齐谐记》有此记述:“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,楚人哀之,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。”而此时,已是屈原逝世750年后了。然而,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端午与屈原,却从此渐渐地扯上了关系。

再往后,隋,唐,宋,元,明,清……一朝朝、一代代如过眼烟云,在历史的天空中飘忽而过。可时光之风纵然“横扫千军如卷席”,却不仅没能把端午与屈原“扫”开,反而使二者拥抱得更紧了。直到如今,似乎越来越多的国人,“宁可信其有”地觉着,端午节就是因屈原而来,那种神奇的传说,亦并非空穴来风。

何以如此?似乎毫无来由。如果硬要拽点儿说辞的话,我觉得只能说,端午与屈原有缘。有缘其一:当端午遇到屈原,端午节便多了些人情味儿。最初的端午节充满“神性”,离“人”很远。划龙舟是为了祭祀龙,包粽子是为了祭祀神灵和祖先。国人过端午也是过得只有敬畏,无问西东。人们当然需要这种敬畏,但是绝不会满足

于这种敬畏。与此同时,芸芸众生还需要可敬又可爱、可亲又可近、可望又可及的形象出现。而能够充当这种角色的,只有和他们一样活现的“人”。正是在这种越来越热切的期盼中,高大上的屈原出现了。于是,就有了端午与“神”的渐渐疏离,与“人”的渐渐融合。

有缘其二:当端午遇到屈原,屈原便多了些神气。屈原当然也是人,也有人的七情六欲,喜怒哀乐。但他又绝不是凡人,不仅一身正气,而且满怀才情;不仅求索不已,而且视死如归;不仅可将牢骚(《离骚》)发成千古绝唱,而且能把老天的问得(《天问》)张口结舌。如此近乎完人的形象,在先人们眼里,自然就有了许多“神”韵。而国人又向来有根深蒂固的“神情结”,不光见神就拜,还特喜欢把自己崇拜的人当神敬,甚至会自觉不自觉地兴起“造神运动”。外因在于,屈子乃投江而死,而端午此前的最显著“标识”,恰恰是划龙舟。如此,便千里姻缘一“水”牵,成就了二者的人节机缘。

或因在于,屈原是爱国主义的标志性人物,而爱国又是民族团结、人心凝聚的最大公约数。“穿行”其间的端午,自然而然就成为连接彼此的纽带了。换一种说法,也可以是:屈原是一粒爱国种子,需要落地生根,而端午,恰恰是一块沃土。当端午遇到屈原,爱国主义的种子就生根发芽,茁壮成长,生生不息了。就教大方之家:然否?

## 醇味端午

○陈怀伟

我至今还记得那放了白砂糖却沁着苦涩味儿的药水的味道。

从河边回来,母亲便取出她泡好的雄黄酒涂在我妹妹身上,然后给每个人的手脖上戴上五彩丝线,当然还要挂上前一晚上缝好的香包。一直忙完了这些仪式性的活动,母亲才放心地去制作端午美食,大蒜和鸡蛋也在锅里沸煮着,而我们最期待的是母亲正在焙着的葱花油馍。

吃过了油馍,在母亲的监督下吃下几颗煮熟的大蒜,我和妹妹一个人塞入书包几个鸡蛋就兴冲冲地赶往学校。课前的教室里一片沸腾,古老掉漆的课桌前围满了同学,目不转睛地盯着摆在桌子两端的鸡蛋,“裁判”一声令下,选手送出自己的鸡蛋,鸡蛋在课桌的中间相遇,啪一声,这是一个鸡蛋破口的声音。

“是我的破了,淘气儿。” “不是我的,我是红皮儿的,破的是白皮儿的。” “唉!我的破了,你爱吃蛋清儿吧,我不爱吃蛋清,咱俩分着吃吧!” “你家的脆鸡蛋太好吃了,我的鸭蛋竟然这么不结实。”

碰鸡蛋的声音此起彼伏,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碰鸡蛋的精彩片段,讨论着谁的香包做得最精致,品尝着伙伴们的美食,虽然在家里都吃得饱饱的,可是在这热烈的氛围中依然能燃起食欲。下课铃响起的时候碰过的鸡蛋已经不知不觉下肚了。

端午又近,你是否还能想起跟你碰鸡蛋的小伙伴儿?是否还能忆起那满口余香是谁不经意间塞入你口中的鸭蛋黄?

## 色香味全端午节

○张仁义

不多,除了过生日,想吃就得等到端午节。即便是端午,煮鸡蛋也不是由着你吃,我家五口人,通常也就煮十来个。小孩儿们见面一交谈,居然有吃三四个的,吃蛋多的一面自豪。父亲便说,谁吃鸡蛋多,考试也得鸡蛋多,我们便哈哈大笑。熟蒜头可以随便吃,入口即化,软香,清热,解毒,杀菌,辛辣一去,老少皆宜。

粽子到处有,榭坠是地道的鲁山特色,在央视还露过脸呢。坡上榭树成片,榭叶色泽青绿,大,厚,圆,是包榭坠的天然材料。揭不开锅的日子,很多家里干脆把粽子、榭坠省掉,光煮不用花钱的鸡蛋、大蒜。

条件一好,家家过端午少不了粽子、榭坠。麻利的,端午节头一晚就把榭坠煮好了。榭叶经过煮,洗,泡,柔韧性极好,糯米、蜜枣、花生仁等裹进去,卷成圆柱形绑好。煮的时间越长越入味,整个小时后香味便愈发浓厚,整个院子,整个村庄,仿佛都被这香笼罩了。榭坠适合凉吃,吃时蘸着白糖,糯米黏甜,蜜枣扯丝,能吃出初恋般的味道。

端午节早上,煮榭坠、煮鸡蛋都是母亲的活计。我们的活是跟着父亲到埂子上割艾,割菖蒲、薄荷、二花。艾,也称艾草、艾蒿,是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。鲁山城乡尤其是丘陵地带多有野生。艾草含有挥发性芳香油,香气浓郁,有祛湿消毒、止血驱寒、镇静安神、驱赶蚊虫之功效。

割这几样东西不必东奔西跑,只要不斩草除根,挺住一个地方,年年割,年年长。大热天,一碗薄荷茶一喝,提神醒脑,凉爽宜

人。薄荷叶晒干装枕头,助眠安神,好梦甜甜。“手执艾旗招百福,门悬蒲剑斩千邪”。割下的艾草、菖蒲,挑两把别于门楣两侧,清香氤氲,辟邪驱瘴,蚊蝇不近。山里生长,磕碰难免,昏黑里晒干的艾草抓一把一煮,患处经艾水一抹,立马见效。正所谓“家有三年艾,郎中不用来”。

当娘的把各种花色的碎布头巧手一缝,填进去雄黄、艾草、朱砂、茴香、薄荷做成香包,辟邪气、保平安。孩子们白天香包戴脖子上,睡觉也不愿摘,熏陶多了,学起习来,脑瓜竟也灵光不少。

除了过年外,人们最看重的传统节日莫过于中秋节、端午节。刚订了婚的,节日搭桥,男方提前赶点集,叫上女孩子家里一起过端午,在保守的过去,这算得上开明之举了。结婚头一年,女方家的长辈会赶在端午节前给出门的闺女“送端午”。瓷实实一篮子油条,外加毛巾、扇子。新人成双,毛巾和扇子也是成双,图案清一色鸳鸯戏水、喜鹊登枝、牡丹花开,看着就喜庆。据说新人扇了娘家送的扇子,一夏天不会中暑。“送端午”送的是清凉,是暖暖的爱意。“送端午”的习俗现在还有,时代在变,礼物在变,心意未变。

五月初五又端阳,殷殷糯粽正传香。尽管屈原离我们越来越远,但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绝唱我们永远铭记。每个人都在求索,都在用心酿造生活,努力把日子过好诗。

就如这端午,充满诗意,色香味俱全。

## 端午草药香

○彭忠彦

猫”的,莫过于吃煮鸡蛋、大蒜和炸油馍。那放了艾叶煮熟的鸡蛋和大蒜,还有那平时难得一见的油馍,是不允许我们放开肚皮吃饱的。好在还有一个美差,能让我们暴食美餐。作为亲情的使者,孩子们还要挎起油馍篮子,为出嫁的姑姑或姐姐送节,这是我们乐此不疲的美事。

时光荏苒,人逼花甲。品嚼儿时端午节的滋味,最醉人心脾的是那飘香的草药味儿。“端午节,天气热,五毒醒,不安宁。”大奶奶念叨着不知盛传了多少代的民谣,把两棵猫眼睛连根拔出,放进了荆篮里。她的篮子里已经放满了各种草药,我认识的只有艾草、菖蒲、车前子、桃枝、柳叶、莎草等等。为了杀死五毒,保人体健康,古朝远辈子至今,人们都在端午节采药。我问大奶奶,为什么要端午节采药?

“端午节前都是草,到了端午便成药。”大奶奶说一些根茎入药的植物,长到端午节时已经成熟,正可以入药,因此端午是采药的好时节。大奶奶说的话直到参加工作后,我才在南朝梁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中找到了佐证:“五月五日,竞采杂药,可治百病。”

大奶奶讲述所采草药的妙用,呼噜啦啦把一帮娘子军和童子兵聚拢到她的跟前。“艾草浑身宝,家家离不了”“家有五年艾,不用郎中来”,大奶奶出口成章,说得头头是道。她说,人们将艾置于家中以“避邪”,干枯后的株体泡水煎煮可以消毒止痛,用艾水洗澡或煎煮治疗妇科杂病,灵验得很。

车前子,又名苕苕,俗称车前草等。春开紫色花,夏结紫色籽。籽可供药用,治妇人难产有特效。所以端午节这天,女子往往结伴去

传承传统文化

共度

端午佳节

诗意端午,家国情怀,追古惜今,不忘初心。端午节不仅仅是一个传统节日,也是一个人文情怀的载体,它承载着爱国、诗意、奋进的人文精神。

又是一年端午近,粽叶飘香飘出了妈妈的温馨话语和童年的快乐时光,五彩绳结记载了一代人对传统习俗的深情,拘一杯雄黄酒,挂一株艾草,用我们诗意的心与爱国诗人屈原一段神交……

值此佳节来临之际,本版用一组美文与大家共度佳节,祝端午安康!

